

史地小叢書

劫後東北的一斑

顧青海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顧青海著

史地
叢書

劫後東北的一斑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84268)

史地叢書 劫後東北的一斑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顧 青 海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潘同贊)



卷頭語

「日晚笳聲咽戍樓，隴雲漫漫水東流，行人萬里向西去，滿目關山空自愁。」

這是隋煬帝水調謠入破的第四疊，在他寫這首詩的當時，也不過是一霎的感慨，一霎的記憶，一霎的怨恨，一霎的文思。而於我，在天天日本飛機盤旋遨遊之下的北平，坐在很安適的書房裏翻閱着「樂府詩集」，看到了這一首短調，思量着在漠北的過去，思量着華北的現在，思量着全中國的將來，讀者，你的心情也許會同我的一樣，一樣的無限的說不出來。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這是我去年，在東北親身經歷的奇景。到了日落的時候，我們便該加緊的斥候了。在一片平蕪的晚霞裏，牛羊滿野的環境下，我們的心裏會自然而然的發出日軍的砲車，「滿州國」的破爛隊伍，蒙古人的馬蹄，和胡匪的叫喊。這種影子能走馬燈似的在我們——我，衛兵，佃戶，工人——的腦子裏旋轉。天越黑他們便旋轉的格外的快。夜越

靜他們的印像越是真切。我們在那兒，在漠北的一角，孤獨的飄着青天白日旗，得到的最深的同情也許祇有落日和明星罷。

我手裏拿着「樂府詩集」往下翻，竟翻到秦韜玉塞上曲的這樣一首：

「到處人皆著戰袍，麾旗風緊馬蹄勞，黑山霜重弓添硬，青塚沙平月更高；大野幾重開雪嶺，長河無限舊風濤，鳳林關外皆唐土，猶尙蒐兵數似毛。」

我想，這不很吻合到現在嗎？聽說在四川，十一二歲的孩子都著軍衣了，而且絕對的不是「童子軍」服裝。這幾年來，尤其是這幾個月內，東西南北軍隊的開拔，雖然不用馬蹄而靠着專車（長官們）和兩腿（小兵們），其實這「勞」字也用得極妥當的了。至於「唐土」的問題，非但是鳳林關外，古北口外，唐山車站外，連江西省內，四川省內豈不都發生了疑難？似毛的兵，也由「蒐」字轉音到「偽」字，再新式的轉到「皇」字和「赤」字去。

這樣講下去，似乎離這本書卷頭語的目標太遠了罷。但是，讀者，過去現在同將來是一種前因後果。我昨天的觀察是東北失陷以後的一段。讀者同我看到的是中日今天紛爭的一段。明天

要演的中國民族存亡的一段究竟如何，那是我天天在想的，大半讀者也不免在深思。「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煩憂。」憂愁着什麼？也許是憂愁明日罷。

將來的事情，是不能有詩爲證的。你說科學的發達能讓你預料？十月懷胎生小國民的事情，最好的產科醫學博士都不敢一定說他自己的太太要在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八午時三刻在北平協和醫院「五三」號病室的「五七」號床上產生一個「男」的「中華民國的」小國民！不過他用過去的事蹟，過去的經驗，能大略斷定將來是怎末一回事。國家和民族的將來，更是不可捉摸的謎，同時從過去和現在的民族性的表現，或者能給我們一個前進的方向。我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裏東北的觀察，能做一個星星的導火線，使讀者引出這幾年來外患內憂日進一日的深刻印象，不要看着和等着將來，卻走進這旋渦去。

顧青海

目次

卷頭語

一 經大連到東北	一
二 我的掣務公司	八
三 哈爾濱	一六
四 回到漠北	二七
五 興安嶺的大水	三八
六 講到「在東省的」義勇軍	四九
七 蒙古人	五九
八 塞上的中秋	六九
九 塞上歸來	八一
十 歸來以後	九〇

劫後東北的一斑

一 經大連到東北

我是「九一八」以後才從美國回來的，當時腦筋裏還留着一些美國牧場上的自由和落機山的雄壯。離家快七年了，家裏當然要我做官，南京又離家不遠，況且我的雙親早帶着老境。可是我要我在部裏去翻小報，抽紙煙，晚上看電影，打小牌，我不大慣。所以我前年的除夕便離家到北平了。

那時錦州早失，上海忽然起了「十九路軍」，北平呢，因為東北人的「避難」，到也不見得十分蕭條。我是研究墾荒的人，向來想到東北去開發。可是這個夢已被「九一八」打破了，前年九一八不破，亦許這幾年內亦有那一天！那麼我就想到綏遠去。去年春天的一晚，我正拚檯

行李想往歸化走，電報來了，還要我到東北去。我的名義是當一個聚殖公司的經理，公司是有被「滿州國」沒收的大希望！

過了幾天，我便同一個助手從北平走了。在平的朋友都給我擔憂，幾乎沒有一個勸我去的。我動身的那一日，括着一點西風，東車站是非常之靜，我也帶着些感慨。我助手的未婚妻，一直送他到天津，兩眼紅腫得可憐。我到沒這麼大牽挂，連我的朋友也都談着以後的希望。我最感激的是一位初認識的女郎，她似乎覺着此行的意味，可是那勇敢的微笑，真可以算得是我到中國後異性中的唯一知己。我到了天津，因為還有幾天延擱，便找了一個朋友大玩一頓；我想此後不一定還能有玩的機會。

從天津到大連的時候，剛巧有大批的外國人同少數的中國人也往那邊走。可是我不能同他們一起去，因為一起去了得一起回來，而我的工作是比较的長期些。

這是我第一次到東北去，除了參觀地圖以外，我對於東北是一不知道。我的助手便是嚮導，可是他膽小得要命，我負着他生命的安全，而我的生命也因為他的戰兢發生了危險。船到了

大連檢查的時候，他好似待決之囚。我爲着要使他心定，把一切介紹信都撕毀了，連自己的名片都不曾留得一張。我心想着，「他們爲什麼要這種人來伴我呢？」反正，我把他所認爲危險的一切物品都消滅了，就是因此發生事故，他亦怨我不着，他的未婚妻也不能說我葬送了他。至於自己，我早抱着胡鬧的主義，臨時對付，到不爲難。

從大連到我們的公司，得走兩天。公司是在內蒙的東邊。走南滿鐵路以外，還得經過三條鐵路，然後再走二百多里地的旱路。

那天早晨從天津到了大連，我的助手便想躲在棧房裏死等。但是我一面想看看大連的風光，一面想打聽打聽買票的手續，我好不容易把他哄到街上去，走向車站。在車站轉了一個圈，因爲那裏祇有我們兩個穿中國衣服的寶貝，很受人家的注目，便匆忙的又走出來，在街上閒逛。可巧我在北平的時候，有人給我提起一個在大連很肯熱心幫忙的中國人，更湊巧我走過他店鋪的門首，我靠着記憶力，闖了進去，居然找着某先生，我這種舉動卻把我的助手嚇得一身冷汗。從某先生再介紹着買了車票（那兒也有熱心的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一行人早上到了大連。

那晚我們便從大連向北走，車站上也有了熟人招呼的方便。這雖然是我到東三省的第一晚，可是我生命的歷程上再沒有比這一天能給我這種深刻感覺的了！那晚正逢着兩列車的日兵開到北滿去。車站裏擠滿了日本人——學生，小孩，老的，少的，貧的，富的，男的，女的，間雜着灰黃制服紅帽沿的軍人。滿處都是白布的白紙的太陽旗，和不斷的履響。似狂的歡呼，小學生的尖歌，悲壯的軍號，都顯着一個大國在有秩序的動員，都顯出上下一氣的精神。而青年男女的臉上更表現着決心，莊嚴，犧牲，同羨慕。是的，我覺得那時候倘使有一個軍人向着一個不相識的女郎求婚，她會滿心歡欣的答應下來的。讀者，雖然日本是我們的侵略者，我當時不能不起了十分佩服的心。

而我自己呢，穿着長袍，馬褂；提了一個小皮箱，躲靠在牆壁的旁邊，偷偷的沿着這一羣人潮的邊沿埃進車站去，心裏就怕他們注意我。好不容易爬上了車子，放下了睡車的窗帘，我的助手在發怔，我在胡想。

我胡想什麼？我想着在美國的時候，雖然種族的不同，我還能站住了為中國爭一口氣，白人

罵一句中國，我總得回敬他一句。去年冬天回到了祖國，黃顏色的却從來沒有給我誠心的安慰。走在街上受汽車的氣，到租界問路受黃臉巡捕的氣，走進舖子受夥計的氣，見大人們受門房的氣。我覺着求學問，有智識，真是無聊；於是天天的醉，不想醉也要醉。後來我又這樣想，中國用不着我，我得給中國去用！但是硬往死裏去送是不值得的，送命也要有一個目的。這些意思，在沒有對照的事蹟的時候，本來可以不知不覺的混過你的頭腦。偏偏今天在四面包圍之中，日本人還要演一套「愛國組織」的把戲來譏諷我的祖國！我當時恨極了。我想，倘是我是日本人，今天我准能受些安慰，一個女人的倩笑能抵去十粒鎗子的傷痕，我要能同那一個親個嘴，我也甘心去死。我那晚真恨我爲什麼不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的話，我非但要東三省，我還要佔的多多。（這話竟實現了一半，日本人真佔的多多，可是我是中國人，我得努力，我亦知道我的努力也許都歸於無用，可是還得努力！我自怨自艾，真想大叫一聲的出去，告訴車站上的日本人我是派來到東北同他們搗亂的一份子，公開的激怒他們，雖然被他們打死了我也能出一口氣！但是責任心逼迫着我不許胡幹，而我禁不住眼睛裏同胸口有些發酸讀者，我這十幾年就有過兩次大衝動。這

一次是頂利害了。還有一次，是從美國回來的時候，船上吹起了“Auld Lang Signe”。我對西風想起我的愛人，我沒有通知她回國，她還不知道我在逃走。咳，我爲着什麼跑回來呢？值得不值得？我心裏歎了一口氣，嘴裏抽上一紙烟捲——得，我也不必再想這些，是中國人就該倒霉。當我躺下的時候，南滿車也懦懦的動了。我得感謝我大連初識的朋友們，我們因爲他們的招呼而沒有被檢查。

一路經過的地方，下站，換車，到也很少麻煩。就是一次，在睡車小房中聽到抨的一響，我的助手把臉都駭白了，意謂是手槍，他伸着頭向車子的小衚衕裏四望，給我好說了兩句，叫他不用慌張，更不用管閑事的亂看。反正，我們是已經走進了網裏，沒有我們的事情那是最好；有事，也得再想臨時辦法。後來我默默的觀察，這一聲原來是風刮開了旁邊的車門！我們同坐的俄國人也笑了。

兩天的行程，我們安抵了目的地。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一點鐘，進不去城了。黑暗裏可有六十幾個日本兵也下了車，皮鞋跟很整齊的走向城裏去。我們就在車站旁的小店裏住下來，害

我捉了半晚上的蝨子¹

——
經大連到東北

二 我的墾務公司

雖然「九一八」以後談東北開墾是一種面子話，現在我却還得講一講我的墾務公司。公司的辦公處是在遼寧省西北的一個縣內。公司的荒地却在相離四百多里地的興安嶺山麓。

縣城內的辦公處，房子是算當地第二把交椅的講究。第一把交椅是現在某軍長（當地某省主席）的大樓。他抱着一衣錦須還鄉的愛鄉宗旨，請法國人給他在生身地照協和醫學院的樣子蓋了一座宮殿，在漠北的土屋堆裏，那才是他生身之處！挺起了紅牆綠瓦的肚子，叫人覺得他嚴威得可笑。「九一八」以後，這「萬家大樓」還不會粉飾妥當，就被日本人佔去做大本營了，而某前主席却還在北平花天酒地，以虛報實的做總指揮。我們公司的辦公處，雖然是第二把交椅，却不過平常的幾間磚房，照北平的樣子蓋造的一個大院落，加上些火炕就是了。

我們公司以前的經理，他很怕見官。雖然「九一八」以前我們受着當地最高長官的私誼，

和保護，他同當地的士紳向來沒有多少來往，人家好意借槍給公司的時候，說請隨便拿些，連手榴彈也有，要借百十枝大槍算不得什麼，而他卻戰戰兢兢的僅僅領了十枝七九槍，連手都顫得不能簽字。他既然抱着閉關主義，外事自己不問不聞，弄得底下人氣餒張天，而公司最要緊的自衛問題，是毫無實力。

他「一九一八」以前就走了，從此公司的下級人員倒都像野馬一般，幾個當事的職員又懦弱不堪，聽其所以，弄得一塌糊塗。「一九一八」以後的冬天，日本便注意到我們的公司了。因為謠言說是有姓張的股份，而且我們已經化去了二十多萬塊錢——當地首屈一指的大買賣——漢奸和日本官僚什麼會不眼紅呢？

我本來是預備先從大連一直到長春哈爾濱去辦事，再回到公司的，後來因為同行那助手膽小和不景氣的緣故才先送他到公司。我看了一看環境和公司本身的情形，知道非得同各方面有些接觸不可。同時與安嶺山麓的地段，上面有兩座村子，也得觀察一番。既來了也不得不做。在公司辦事處住了三天，我就起身到地段去。到地段得坐二百多里地的火車，再起一百多

里地的旱路。這地段便是公司的農場，周圍三百多方里，界於遼甯、江省、熱河同外蒙交界的地方。當時天氣正在暮春。到了火車的終點過了一宵，一清早便要上馬出發。可巧又天陰下雨，他們都勸我等待幾天，但是我已經打定主意，先要叫他們明白我說一句話便是一句語，所以終究便起行了一路的青草已經透出小芽，四面儘是些沒有樹木的小丘，波浪般滾着的草原真是放牧的好地，遍洒着一羣一羣蒙古人的牛羊。最可笑的是蒙人也勉強在種些糧食，他們大半種小米子，因為這是他們在家或出行的惟一乾糧。他們隨便拿一段樹幹子，七歪八斜的讓老牛拉着壓地，這種農業難怪不會發達了。

天從下雨變到下雪，從下雪再變到下雹，好容易過一個光頂的山頭又過了一個山頭，走了六七點鐘的工夫才到了我們的地段。那兒雖說是與安嶺的山麓，還是一片無際的草原，幾十里見不到一顆樹木，好半天也不會遇到一個行人。

我們的地段是四面小山圍着的一個山谷，這山谷的位置還是高原。北面有一道小溪，溪旁十幾里陷馬的濕土。西面是鮑家的地段，也有一個小村子，可是因為沒有人看守，已經成了鬍子